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刘炎臣文集

刘炎臣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刘炎臣文集

刘炎臣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刘炎臣文集 / 刘炎臣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 1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系列)
ISBN 978-7-5528-0308-2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刘炎臣—文集②文史—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2703号

刘炎臣文集

刘炎臣/著

出版人/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55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08-2

定 价: 38.00元

编委会名单

主 编：刘志永

副主编：陈 雍（常务） 马 竞 南炳文 王宝贵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竞 王宝贵 王振德 刘志永

阮克敏 张春生 张铁良 陈 雍

罗澍伟 南炳文 钱 钢 崔 锦

韩嘉祥 甄光俊

目录

且看黄花晚节香（代序） 杨大辛001

人物春秋

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一生003

殷墟文字专家王襄事略023

天津著名画家张城事略038

一生热心兴学的林墨青039

“老乡亲”孙菊仙生平记略049

赵元礼生平事略057

华世奎的故事065

李麟玉先生事略073

“风筝魏”和他的后代081

严范孙与崇化学会088

边守靖与恒源纺织厂093

砖刻和“刻砖刘”099

马千里与《新民意报》104

傅二虞提供文史资料二十万言106

提倡国货的宋则久108

严修轶事三则110

华世奎跪请章式之112

第一批留日师范生114

幼教事业拓荒者——严仁清116

殷殷向学的郑菊如	118
爱国教育家赵天麟	120
天津五四运动见证人刘嘉猷	123
提倡素食和薄葬的王猩酋	125
早期女音乐教师张冠时	126
办学校建图书馆的卢木斋	128
“银房刘胡同”和“银房刘”	129
创办“白傻子布铺”的白筱舫	131
严约敏与“思敏室”	133
陈哲甫——《周易》教育家	134

旧津风物

天津年俗	137
开市大吉	169
春上加春	171
农历三月三蟠桃会	173
天津独有的“皇会”	175
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	177
清明节旧俗	179
光怪陆离的“鬼会”	181
“五月当五”的旧俗	183
从“夏至”谈起	185
六月六的旧民俗	186
五月十三和七月十三	188
香瓜“咬秋”西瓜“咬秋”	189
八月十五中秋节	190
八月二十七“圣诞节”	192

九九重阳节	193
九月十七“财神”生日	195
居然有“皮袄生日”	197
冬至“数九”吃馄饨	198
天津的法鼓会	200
天津旧社会的婚嫁习俗	202
天津城外之城——新城	223
那是海光寺大钟吗?	224
天后宫戏楼和旗杆	225
天津城隍庙的两副对联	226
劝业场地名的演变	227
两处“法国菜市”	228
双烈女碑重竖起	229
从食品街想到“三不管”	231
水师学堂地址和东站修建年代	233
文庙的泮池	234
卫南洼的“峰窝庙”	235
孔庙	237
估衣街唱卖估衣声	239
漫忆天津的屋顶花园	241
中华百货售品所的由来	243
旧时津门的“南纸局”	245
大罗天的盛衰	246
再谈大罗天	248
四合院的艺术生命	250
天津县衙门三次迁移	252
“长源杨家”及其旧宅	254
法、意、奥三国兵营旧址	256

金汤桥头的“火炬” 258

逝去的和诞生的 259

尊师重教竹生亭 260

三岔河口的黑炮台 262

菊坛忆往

菊花锅 265

传统的古乐“天津十番” 338

陨落的艺星 340

雅好剧曲的“琵琶张” 342

由张春华想到稽古社子弟班 343

王君直的京剧和书法 345

一场争夺小白玉霜的丑剧 347

幽兰悄放香 349

社会万象

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发展概略 353

天津的各省会馆兴衰始末概述 374

旧时天津的各类茶房 392

天津青帮见闻杂记 405

旧社会天津妓院概况 419

赶春节的“数来宝”乞丐 435

早年天津的“出红差” 437

宫竹心采访施剑翘出狱 439

“壬子兵变”天津市民成了替罪羊 441

发生在天津的“抗日牌汗衫”案 443

六十年前的“五纲总”案	445
褚玉璞与桃色案	447
七十二年前的砸毁电车事件	449
五四运动中的“九一念九”案	451
五四天津被捕代表潦草结案	453
天津学生的反甄审斗争	455
囤积倒把与摆摊抛售	457
蝗灾和油炸蚂蚱	458
抵制日货运动中的“跪哭团”	459
附录：著作编年	460

且看黄花晚节香（代序）

杨大辛

故友刘炎臣，生于晚清光绪末年，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危难动荡的历史时期，从而传播社会舆论与国民呼声的新闻事业有所发达，20世纪30年代二十多岁的刘炎臣选择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此后刘炎臣虽然在新闻界闯荡多年，却始终属于“草根”记者，因为他所任职的报馆或为之撰稿的，多是娱乐性、趣味性、消闲性的小报。当年在天津此类报纸颇为风行并拥有广泛的读者，但若办好这种小报也非易事，必须有几个知识渊博、文笔精练并善于观察捕捉社会动态的能手，而刘炎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炎臣经过多年历练，广泛接触过各阶层、各行当、各角落的人群，广征博采，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信息；与此同时，又结识了某些乡贤宿儒，切磋学问，提高学识。总之，在刘炎臣的思想信息库里，五花八门，雅俗兼备，堪称“杂家”。

新中国成立后，此类格调低俗的小报为时代潮流所淘汰，刘炎臣转业到工厂当个小职员，赖以养家糊口。他的记者生涯就此划上句号，前半生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文史财富”也只能在头脑里窖藏起来。

1978年党安排我到市政协负责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政协开展此项工作的目的是“存史”、“资政”、“育人”，主要征集“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此聘请了多位阅历深、交游广的老先生协助工作，其中就有刘炎臣。我因此与他相识，此

后合作共事十多年，相处融洽。历史机遇激发了刘炎臣的积极性。他不曾料到，当年的“新闻”记者如今成为“旧闻”记者，而且大有用武之地，深藏在脑海里的历史见闻“井喷”般地涌流而出（包括他的亲身经历与专题采访），有力地支持了我的编辑工作，也使《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大为增色。已经默默无闻的刘炎臣在晚年脱颖而出，成为熟谙津沽掌故的知名文化人，他的文章频频出现在多家报刊上，获得好评。最让刘炎臣心情激动的是1987年受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刘炎臣怀着感恩心情，在不同场合为弘扬桑梓文化而不遗余力地做出贡献。我想起北宋诗人韩琦的诗句：“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岂不正是晚年刘炎臣的写照吗？！

刘炎臣谢世已将近二十年，文史研究馆汇编他的文稿刊行文集，使我深受感动。文史研究馆嘱为文集写篇序言，情不可却，拉拉杂杂地写了以上这些文字，聊以复命，并藉此表达我对故友的深切怀念！

甲午菊月，时年八十九岁

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一生

前言

在近代天津历史人物中，提起李叔同——弘一大师^①，都知道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艺术家；更因为他中年后毅然披剃出家，以维护南山律宗为己任，又成为中国乃至国际佛教中的有名高僧。

李叔同出身富有的书香门第，他前半生在俗阶段，从童年读

① 李叔同一生的名字很多。他学名文涛，后又名广侯。弱冠奉母到上海，入南洋公学时名成蹊，又名广平，号漱筒，又号瘦桐。二十六岁丧母后改名哀，字哀公，又字惜霜。同年他留学日本时名岸，号叔同，一作俗同。三十一岁归国以后，在上海入南社，又名凡，名息，字息翁，又字微阳，号黄昏老人。三十七岁出家前二年改名欣，字俶同，号欣欣道人，旋又名婴。三十九岁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

除以上所了解到的二十二个名字外，从他与亲朋写信和其他书写的文件、题款等，又发现有很多别署，如：一音、弘裔、昙昉、论月、月臂、入玄、亡言、圆音、为明、胜臂、玄会、胜月、智藏、胜髻、善解、一相、善月、严髻、胜慧、无依、智幢、无缚、焰慧、增上、杂华、胜解、为舍、如实、为导、不著、胜幢、无作、髻严、月幢、玄人、慧炬、善臂、大慈、安住、无等、僧胤、泓一、慧幢、静观、无住、广心、如眼、龙辟、性空、无畏、清凉、善梦、即仁、大思、月音、髻目、髻光、无得、吉目、胜音、澄览、南社旧侣、摩颀行者、大心凡夫、晚晴老人、菴萄老人、二一老人、善梦老人、晨晖老人、澹泞道人等等，共达七十个之多。

诗书，头脑聪慧清楚，喜好旧体诗词，擅长书法金石。他认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并说“有文无行”终归是“匠”，表明了他高尚的节操。他为抒发其胸中感怀，生平写有许多诗词，造诣颇深。他的书法，力摹汉魏六朝，蕴藉有味。金石篆刻，取法秦汉，鉴赏之精，异乎寻常。当清末欧风东渐的年代，他出国留学日本，在学习西洋绘画、音乐的同时，更欣赏新剧。他的西画，宗米勒（Millet）派，带有印象色调。所作乐曲，歌词典雅，一歌一曲，风行海内。为了演新剧，在日本自创“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西洋名剧。他演剧的时间虽不长，其所组织的春柳社，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话剧团体，开中国人演话剧的先河。由日回国后，曾执教于天津、杭州、南京等处达十年之久，以美术淑世。后来在全国教音乐、西洋画的教师，多得其薪传，如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皆其得意高足。概括言之，李叔同在他前半生的成就，为中国美术史、音乐史和新剧史，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被尊为中国新艺术界的老前辈。

李叔同做出了如上所述的贡献之后，忽然于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立意埋名，遁世出家。他放下万缘，一心学道，不务名闻利养，甘淡泊，守枯寂，过起了一领衲衣，芒鞋藜杖的苦行生活，迈进了他后半生的僧腊阶段。在这后期的二十四年中，他专心致志地精研佛教戒律，使失传多年的南山律宗再度兴起。他到处宣讲，被尊为南山律宗弘一大师，并进而奉为律宗第十一世祖。这不仅是我三津人士的光荣，也是近代中国佛教界所仅见者。

这篇有关李叔同一生的史料是依据他生平两大阶段所经历的片断事迹综合编写而成，虽不完备，亦可窥见其一生面貌及其思想变化的迹象。

家庭出身

李叔同先世本为浙江平湖人，其先人由南方北来天津，经营盐业和银钱业，遂寄籍沽上。父李世珍，字筱楼，清朝进士，与合肥李鸿章、桐城吴汝纶为会试同年，出自瑞安孙渠田学士门下，曾官吏部主事。生平精研王阳明之学，旁及禅宗，颇具功力。晚年耽禅悦，在津设有义学，并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创立备济社于天津河东（社址在河北区粮店后街孙家胡同西口路南，早已停办，原址坐南向北大门已堵砌，院内房屋均并入天津牙膏厂），抚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旧时为津人所称颂。有妻妾数人，嫡出的长子名文锦，早即夭折；庶出的次子名文熙，字桐冈，又字敬甫，先天羸弱。李筱楼恐其次子再夭亡，复纳妾王氏，即李叔同的生母。

李叔同在其弟兄中行三，光绪六年庚辰九月二十日（1880年10月23日）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庵，二年后迁居河东山西会馆南路西大门，即现在的河北区粮店后街六十二号，现在这个深宅大院的内部房屋结构多已重新改建，大门左右两个半米高的石头门墩尚存，仍保持原有的格局。当年在这个大门前檐横悬着一块“进士第”匾额，是显示李叔同父亲功名的，早已不存在了。

李叔同出生时，他父亲年已六十有八，母亲王氏仅二十余岁，他长兄文锦比他年长近五十岁，仲兄文熙长于他十二岁。父亲歿于光绪十年甲申八月初五日（1884年9月23日），当时李叔同年只五岁，依母教养成人，因之终生孝敬和怀念生身的母亲。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正是清廷光绪皇帝力图变法维新的年代，李叔同十八岁，与俞氏在津结婚。俞氏家族以茶为业，原住津西芥园大街。她生有二子，长子名準，1900年生；

次子名端，1904年生。李叔同留学日本时又曾纳一日姬为妾，偕同回国，居于上海，1918年离沪东返。原配俞氏故于1922年农历正月初三日。

李叔同的仲兄文熙，曾为名医，生子二人。其一子名麟玉，字圣章，为法国留学生，曾任北平国立中法大学校长；另一子名麟玺，单名玺，字晋章，后更取名矫，字雄河，又字勿笑，也好佛，人称雄河居士，曾服务于天津银行界。

李叔同虽生长在一个丰衣足食的家庭里，但从懂事以后，对家里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父亲和他的生母，是老夫少妻，父亲故时，生母仅是一少妇，而且又属于簪室，置身于一个成员复杂而多事之家，很难相处。李叔同感于生母的处境，为此彷徨、惆怅，闷闷寡欢，性情乃日趋孤僻。

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七十二岁时，因患痢疾，自知不起。将临终时，嘱咐家人，延请僧人朗诵金刚经，静聆其音。最后安详而逝，如入禅定。停灵期间，每天延请和尚诵经不绝。和尚诵经的举动给年幼的李叔同很深刻的印象，这对他后来出家不是没有影响的。

李叔同幼年时性情特殊，常是趋于偏激。他从十几岁喜欢养猫，养了许多只，并且是敬猫如敬人，直到十多年后他去东京留学时，仍未改其奇特的个性。有一次竟然从日本拍来一封家电，询问自己养的那些猫是否平安。其爱猫成癖，有如此者。

早期在津接受旧教育

李叔同幼年聪慧，五岁开始即从他母亲习诵名诗格言。六七岁时，其兄督教极严，不得少越礼貌，每日授以《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等，又攻读《文选》，居然能琅琅成诵，人

多异之。八九岁时，有王孝廉者，到普陀出家，返居天津无量庵，当时李叔同的大侄媳早寡，曾向王孝廉学大悲咒、往生咒等，他常从旁听之，不久也能背诵。同时又从乳母刘氏习诵《名贤集》，并从常云庄受业，读《孝经》、《毛诗》和《唐诗》、《千家诗》等书。十岁始读《孟子》和《古文观止》，十一岁乃读《四书》。十二三岁略习《训诂》、《尔雅》、《诗经》之类，并喜好学习《说文解字》，开始临摹篆帖。十四岁力摹篆字，尤喜猎碣。十五岁乃致力篆书，读史汉精华数篇，并读《左传》。闲居时必习小楷，常摹刘石庵所临文徵明《心经》甚久，兼事吟咏。当时他能写出像“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诗句。十六七岁时，从天津赵幼梅（元礼）学词，喜读唐五代诗词，尤爱王摩诘诗。又从唐静岩学篆隶及刻石，学习很快，驷驷日上。由此可知，他对于金石之学在不足二十岁时即已深入。与此同时，他又兼习八股文，文理清秀，识者称奇不置。李叔同又与孟定生（广慧）、姚品侯、王吟笙、姚召臣、冯玉夫、曹幼占、陈澹洲诸戚友研究金石书画，与严范孙、周嘯麟、王仁安诸戚友往来也最密切。因从以上天津艺林名士游，故对诗词、文章、书法、篆刻等，均造诣较深。

李叔同生长在天津封建社会，从童年接受旧教育，饱读经史子集及其他杂学，与当时天津士林学者多有接触，是所谓学有根底的。这为他后来能从古代典籍中精研南山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戊戌政变后离津赴沪

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由北京逃来天津在六国饭店暂避。当时李叔同十九岁，他目击时艰，爱

国心切，他说：“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极同情康、梁之所为，曾自刻一石章，文为“南海康翁是吾师”，聊志景仰之意，因之有人说他是与康、梁同谋者。这时他知道北方事已无可为，遂携眷奉母离津南去上海（他家有银钱业外庄在沪，委人照应）。初到上海，赁居上海法租界卜邻里。

李叔同年少才盛，旧学新知，俱有根底，到沪后首先加入“城南文社”。该社系袁希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闻报罢集同志假许幻园的城南草堂组织的，故名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以资切磋。课卷请由张蒲友孝廉评阅，定其甲乙。孝廉精研宋儒性理之学，旁及诗赋。李叔同参加后，所为诗文，冠绝一时。

许幻园居上海城南，颜所居曰“城南草堂”。他家中富有，为人慷慨，在当时成为一新学界领袖人物。许设有“沪学会”，常悬赏征文。李叔同时常应征投稿，每一艺出，辄冠其曹，许认为是一奇才，有相见恨晚之感，特辟其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让李叔同奉母而居，两人从此相交益笃，情同管鲍。

1899年，李叔同二十岁，奉母移居上海青龙桥城南草堂，与许幻园同居一处。他除诗文词赋而外，又极好书画，与当时文艺界蔡小香、张小楼、许幻园和袁希濂等同称莫逆，五人乃结成金兰之谊。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李叔同二十一岁。这年正月在上海作二十自述诗，自为叙，他谈道：“俯仰之间，岁已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无端，抑郁谁语？……”又自叙《李庐印谱》，这是他把所收藏的有名篆刻和他自己的金石作品，加以编辑排印而成。在自叙里，谈论我国奏刀篆刻艺术的历史和历代的派别。三月间他与在上海的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地点在福州路杨柳楼台旧址。这个组织是一个集合书画名家品茶